

## 试论“了”的共性语法义和语气性

王 学群

### On the Common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Modality of “*le*” in Chinese

WANG Xuegun

要旨 筆者(2003・2004)では“了”の共通の文法的な意味を“达界”と認めた。本稿では、筆者の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について検証した。その結果、“了”の“共性语法义”の下位にある“特定语法义”としての“終了界限达成”、“整体性观察”、“开始界限达成”は、いずれも動詞(形容詞)の語彙的意味、文構造、文脈、“了”の位置などに縛られた文法的な意味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この三つの意味の上位にあるのは“共性语法义”の“达界”であり、“了”の“达界”という共通の文法的な意味での解釈が有効であることを再確認した。

また、本稿では、句尾“了”が語気性を表すかどうかについても検討した。先行研究で語気詞とされてきた句尾“了”は動詞(形容詞)の後につく詞尾“了”と同様に出来事の内的な時間構造を表し、“新的信息、新的情况”などの語気(モダリティ)的な意味は句尾“了”が単独に担うものではなく、文全体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

关键词： 特定语法义 共性语法义 达界 时间结构 语气性

## 1. 引言

我们在讲“了”的语法义时,总是根据其在具体的句子里所起的作用而加于解释。这样解释的结果,就使得“了”的语法义因句子的不同而改变。甚至有人把“了”分为若干个。最有影响的大概就是依据“了”的位置而把“了”分为“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二分法了。但是,二分法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确定句子里的“了”是“了<sub>1</sub>”还是“了<sub>2</sub>”。《现代汉语八百词》把很多带“了”的句子里的“了”看做“了<sub>1+2</sub>”就是最好的佐证。

笔者(2003,2004)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认为“达界”是“了”的共性语法义。本文主要对笔者的这一看法的可行性以及句尾“了”的语气性进行分析和论证。

## 2. “了”的特定语法义和共性语法义

为了便宜理解,先谈一下“了”的特定语法义。史有为(2002)指出:“从动词出发观察过程状态/过程貌,所得到的就是所谓的 aspect,这乃是印欧语的传统。汉语的句中“了<sub>1</sub>”本是从句末位置“了”发展而来,而这个句末助词“了”所指恰恰是对句子所表达的整个事件的一种确定,是对事件的某种过程的确定。既然“了<sub>1</sub>”是由历史上句末“了”而来,在进一步语法化的过程中当然可能还保留着从来的痕迹。因此,汉语的过程貌应该把事件过程作为起点或主要的出发点。”这段话告诉我们词尾“了”和句尾“了”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既然词尾“了”来自句尾“了”,那么二者在表示语法义时就一定有其共性之处<sup>1)</sup>。

笔者(2003,2004)认为“了”基本上有三个特定语法义。这三个特定语法义都与共性语法义“达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达界”义在句中的具体体现。

### 2.1 特定语法义

“了”一般受动词、形容词词义或句子结构等的影响,在句子里呈现不同的语法义。我们首先看一下“了”用在变化动词<sup>2)</sup>、形容词后面时所表示的语法义。当变化动词、形容词后面加“了”以后,在实现其语法义的同时,还经常伴随着一种新的结果状态。本文把这种语法义叫做终了界限达成<sup>3)</sup>。

(1)花红了。(或,花快红了。)

(2)天亮了。(或,天快亮了。)

終了界限达成

T \_\_\_\_\_ A.          B          C. \_\_\_\_\_

起始(初始状态)    (变化)过程          终点(结果状态)

特征:主体发生变化,整体性观察<sup>4)</sup>=終了界限达成。

例(1)(2)并非说“红/亮”发生变化,是说主体“花/天”从非红/非亮变成了“红”“亮”的状态。所以,这两个句子是对其終了结果的观察,属于終了界限达成。括号内的“花快红了。”“天快亮了。”也是一样。这两个例子只是在外在时间结构上存有差异。即,一个描述的是现在的事件,一个描述的是未来的事件。

(3)听我们这样一说,他一下子红了脸,不说话了。

終了界限达成

T \_\_\_\_\_ A.          B          C. \_\_\_\_\_

起始(初始状态)    (变化)过程          终点(结果状态)

特征:主体变化,整体性观察=終了界限达成。

例(3)的语法义仍然是表示終了界限达成。此句和“他脸红了。”所描述的语法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句子结构和语言背景。

(4)这花只红了三天。

整体性

T \_\_\_\_\_ A.    B    C. \_\_\_\_\_

起始          过程          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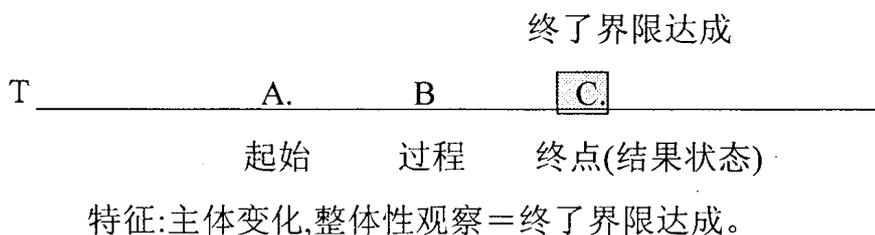
特征:主体变化,整体性观察。

此例“红”可以说是动词性的用法,对花开花谢的过程未加分割,只是从外部

进行了整体性的观察。所以,这种句子只能描述花开了几天,是不能描述什么时候花开,什么时候花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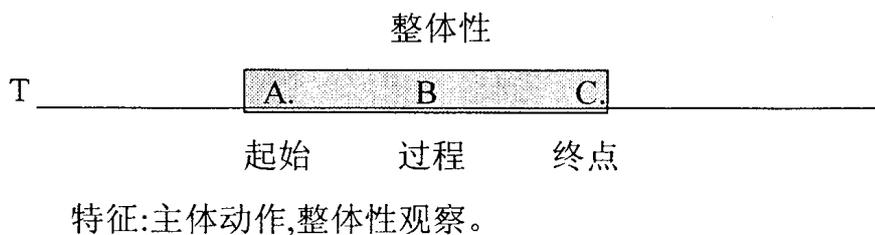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表示主体变化的动词加“了”以后的语法义。表示主体变化的动词大致有两种:一是表示人的姿态变化、服装变化、出现消失等的。如:穿,戴,坐,躺,结婚。一是表示人以外的。如:塌,落,裂,开,倒。

(5)他坐在了椅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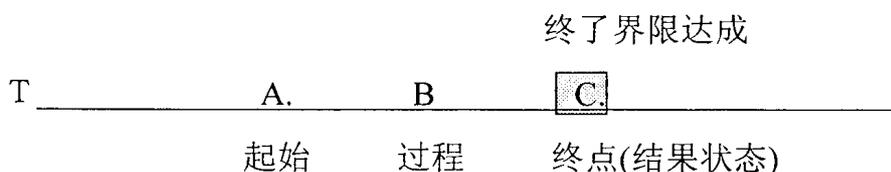
例(5)以表示主体“他”的姿态变化为主,动作为辅。由于采用了[动补结构+了]的形式,一般只能表示终了界限达成。

(6)“坐了几个小时的车,都去歇歇吧。”(突出重围)



此例“坐”不表示变化,应该看做动作动词。与例(4)一样,属于整体性观察。描述的既不是几点开始坐车,也不是坐车坐到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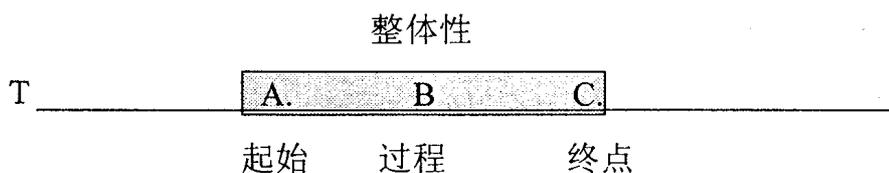
(7)门开了。



特征:主体变化,整体性观察=终了界限达成。

此例的“开”为非自主动词,应该看做表示主体的“门”由不开到开的状态变化。

(8)你昨天去哪儿了? ⇔ 我去新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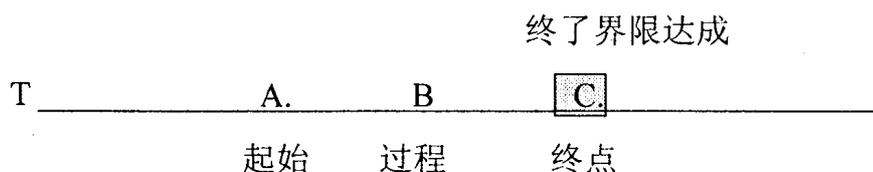


特征:主体变化,整体性观察。

此例以变化为主,动作为辅。对说话时间之前发生的事件加以整体性的描述。

下面我们分析表示主体动作、客体变化的动词加“了”以后的语法义。要求带宾语的大部分及物动词(如:关,切,劈,刮,挖)不仅表示主体的动作,还会使客体发生一定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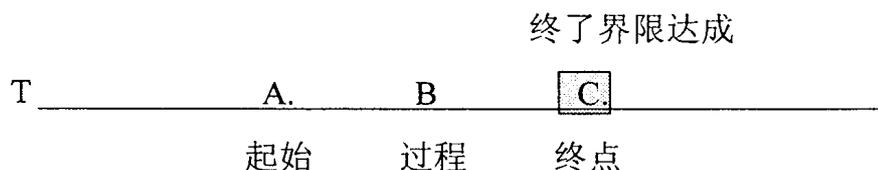
(9)老师马上关上了门。



特征:主体动作,客体变化,整体性观察=终了界限达成。

该例属于[动补结构+了]的句子结构形式。我们一般可以把[动补结构+了]的语法义解释为终了界限达成。当然,这种句子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完成。

(10)老师马上把门关上了。



特征:主体动作,客体变化,整体性观察=終了界限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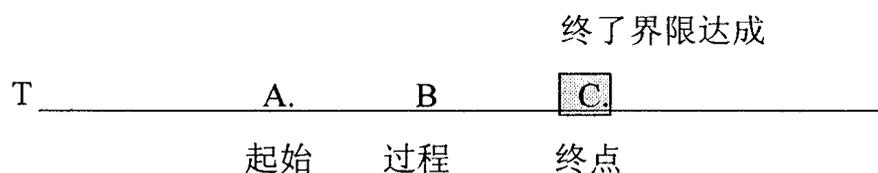
此例是例(9)的翻版,只是改写成了“把”字句。“了”虽然有句中移置句尾,但是其语法义并没有改变,仍然是終了界限达成。

(11)邱洁如转过身子,红着脸看着上等兵,“你小小年纪,懂得不少哇!”

伸手关了窗子,“以后再这样议论首长,小心我处分你。”(突出重围)

(12)两人回到银河宾馆三号楼,常少乐已经在外面候着。朱海鹏关了车门,

对童爱国说:“今天总算能陪你喝两杯了。”(突出重围)



特征:主体动作,客体变化,整体性观察=終了界限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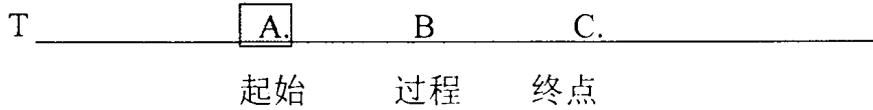
例(11)(12)也是表示終了界限达成。但这是通过语言背景=语境以及句子结构(与前后句子的关联)等才实现的。

(13)他们(开始)安装了,我们也开始干吧。

(14)他们(开始)安装抽屉了,我们去看看。

(15)\*他们(开始)安装了抽屉,我们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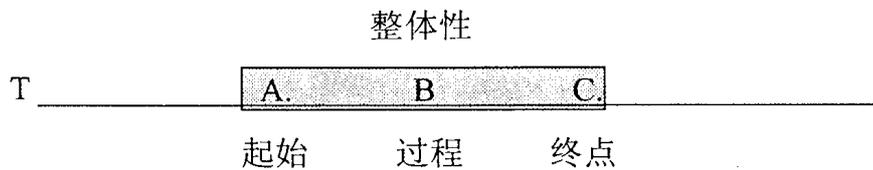
开始界限达成



特征:主体动作,客体变化,整体性观察=开始界限达成<sup>5)</sup>。

例(13)不带宾语;例(14)带宾语,在一定的条件下均可以表示开始界限达成。但当带宾语时,不能用词尾“了”表示开始界限达成。

(16)到了高三,我主动要求剪了长发,把那个小小的盼望藏在心底,~。(北京晚报 1999)



特征:主体动作,整体性观察。

该例由于没有采用动补结构以及没有相应的语言背景,不能表示终了界限达成。只是整体性地描述了一个事件。

另外,有一部分及物动词和非及物动词均为主体动作动词。特点是及物动词也只表示主体动作。如:买,吃,看,找,挥动,摇,吹,滚动,握,抱,走,跑,爬,玩,跳。

(17)他买了三张电影票。

(18)他买了三张。

(19)陈皓若说:“昨天我去看了,搞得不错。”(突出重围)

(20)找了大半夜,还没找到……”(突出重围)

(21)妈妈坐在地里哭了一场。(高玉宝)



通过以上的考察不难看出,加“了”的句子主要描述三个语法义。“终了界限达成、整体性观察、开始界限达成”这三个语法义是词尾“了”和句尾“了”的特定语法义。它们相互联系,具有共性,都表示事件内部某一阶段的界限性的达成(或发生),笔者把这三个特定语法义归纳为:“达界”。达界就是它们的共性语法义,是一种时间性的评价(或界定)。它描述的是某事件在外在的时间进程中,达到了某一内在的时间性水平(阶段)<sup>6</sup>。

“了(这里指词尾“了”和句尾“了”)”是一个表示事件或谓词的内在时间结构的标记,影响其语法义的是动词(形容词)的词汇词义、句子结构特征和语境<sup>7</sup>。平常我们称词尾“了”表示实现,或完成,或完成+实现等;称句尾“了”表示变化,或新的情况、出现等,都是考虑了具体动词(形容词)词义或语境或句子结构等后的结论,带有一定的语用色彩。如果我们去掉这些外在的因素,就不难发现词尾“了”和句尾“了”在语法义上是有共性的。二者的不同是受其所处位置或与所接动词(形容词)的词义特征以及语境的影响的结果。

很多学者都认为句尾“了”除了表示事件或谓词的时间结构以外,还表示语气。特别是像“太好了!”这样的感叹句,认为主要以表示语气为主。但是,这样的句子有一种达标之义。此义与“了”的共性语法义“达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做“了”的派生用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命令句等比较特殊的句子。

## 2.2 特殊句

我们在这里主要看一看特殊句里的“了”所起的语法作用。

(25)你关了电视!

(26)吃了这个,别剩下!

这两个例子中的“了”主要与动词一起表示某一动作的实现。虽然不能说没有语气,但语气主要是靠句子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来实现的。

(27)都吃了三碗了,别吃了!

(28)这西瓜是给你弟弟留的,你别吃了!

例(27)里的“了”表示劝阻听话人结束正在进行的动作,具体讲就是要求他不再吃了。例(28)的“了”表示完成之义。两个句子里的“了”都还是用来表示事件的内在时间结构的。当然,这两个句子除了此义之外,还有语气。但是,两个句子的语气并非仅为标记“了”的功劳,是靠整个句子来实现的。

(29)春天了。

此例名词直接作谓语,表示的是一种变化,与“花红了。”有相同的语法义。当然该句也有语气,应该说二者兼有。但是,“了”也没有直接用于表示语气。该句的语气也是靠整个句子来实现的。

(30)这家伙太坏了!

(31)这个人太好了!

这两个例子的问题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主要表示说话人的评价语气。以往的研究有的说它表示达标;有的说它表示程度。无论达标也好,程度也好,都应看做来自“达界”这一共性语法义,是“达界”义的延伸<sup>8)</sup>。另外,两个句子所呈现的评价这一语气也不能算在标记“了”的头上,应该看做是由整个句子来承担的。

### 3. 句尾“了”的语气性

在第2节里主要讨论了标记“了”的特定语法义和共性语法义。我们平常都认为词尾“了”是动态助词;句尾“了”是语气词。当然,有的语法书也把句尾“了”看做动态助词<sup>9)</sup>。但毕竟属于少数意见。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再讨论一下句尾“了”的语气性。

《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了<sub>1</sub>’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了<sub>2</sub>’用在句末,主要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将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p314)。”该书中

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告诉我们,两个“了”不处在一个层面,应该加以区分。与此同时,该书又承认句尾“了”“有成句的作用”。

金立鑫(1999,p3)指出:“把所有的句尾‘了’看作语气词是不合适的。真正的语气词不应该影响句子的时体意义,但是它影响句子的语气程度。”所以,“真正的语气词‘了’应该如下面的句子(今天太热了。/这儿的物价太贵了。)”金立鑫的这些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张国宪(1998,p403)指出:“在现代汉语中,不仅动词可以有体形式,一部分形容词也可以有体形式”,并在这篇论文里对[形容词+“了”]形式的体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从以上各位大家的精辟论述中不难看出,句尾“了”并不主要表示语气,其主要语法义就是表明谓词内部或事件内部的时间结构。二者的差异就在于一个是从词法的层面对其谓词内在的时间结构加以描述,另一个是从句法层面对其事件内在的时间结构加以描述。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句尾“了”表示语气。例如:黄伯荣等在《现代汉语》(下册,1981,p318,p321)一书里给语气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语气词是能放在句子后面表示种种语气的词。”并说:句末“了”是表示陈述语气的。“‘了’放在句末宾语、数量补语后头,主要表示事态的变化,肯定事态变化已成定局,这种是语气(他掌握三门外语了。/这本书我读了三天了。/枫树的叶子红了。)”无疑黄伯荣(1981)是把句尾“了”的所有语法义都看做语气了。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黄伯荣等(1981)列举的三个句子里的句尾“了”是不是表示语气。

(32)他掌握三门外语了。

(33)这本书我读了三天了。

(34)枫树的叶子红了。

例(32)描述的是事件的内在时间结构,具体地讲就是描述了目前他掌握了几门外语。例(33)描述的也是事件内在的时间结构。是说到目前为止读这本书的时间达到了三天。例(34)是形容词谓语句,描述的是主体红叶的状态变化。所以,这三个

句子都应看做对其时间结构的描述,并非表示语气。

刘勋宁(1990p47)在《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这篇论文里有这样一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两个‘了’虽然都与‘事实’有关,但是词尾‘了’只在句子结构内部起作用,它表明的只是谓词本身的一种情状。而句尾‘了’不同,它是加在整个谓语上的,表明一个事件所处的状态。”这段话说得非常经典。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词尾“了”和句尾“了”不在一个层面,前者是指明谓词内部的时间结构,属于词法范畴;而后者(句尾“了”)属于句法范畴。“了”所表示的是谓词本身的一种情状也好,事件所处的状态也好,都是对其时间性的结构加以界定,并非语气。如果把这些语法义也看做语气的话,那我们只能对语气词重新定义了。

刘勋宁(1990p47)在写了上面那些精辟的观点之后又说,“另外,作为语气词,它联系着交际双方的关系,表明对听话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信息,新的情况。”这就是说用在句末的“了”,除了表示事件的时间结构以外,还有其他的语法义,这个语法义就是告诉对方一个新的信息、新的情况。可以看出,刘勋宁(1990)还认可句尾“了”同时也是语气词。

的确加了句尾“了”的大多数句子都可以说向听话人陈述一个新的信息,新的情况。但句尾“了”未必就能独吞这块肥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下面的例子存在。

(35)我昨天去北京出差了。

(36)我明天去北京出差。

我们可以说,例(35)的句尾“了”作为语气词它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信息,新的情况。但是,我们同时发现没有使用句尾“了”的例(36)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信息,新的情况。显然两个例子在语气上没有区别。差别就在于一个是说话时点以前实现的事件,一个是说话时点以后将要实现的事件,也就是说例(35)加句尾“了”以后描述的是已经实现的事件,例(36)是未实现的事件。二者在语气上不存在差异。

这样看来,所谓的句尾“了”的语气词的作用是在句子层面而体现的。换言之,

句尾“了”最多是一个参与者,并非主角。新的信息也好,新的情况也好,都是句子层面的产物。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37)我前两天回了一趟老家。

(38)我前两天回老家了。

这两个句子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所差异,但是在传递新的信息、新的情况方面应该说并无差异。况且,我们也不能以例(37)的“了”只是表示实现,例(38)的“了”除了表示事件的所处状态以外,还表示新的信息、新的情况而将二者区分开来。再看下面的例子。

(39)今天的米饭真香!我吃了两碗。

(40)今天的米饭真香!我吃两碗了。

两个例子句义明显不同。例(39)是说今天的米饭很好吃,一共吃了两碗。例(40)是说到目前为止,说话人已经吃了两碗了,有可能还吃第三碗。尽管如此,二者在告诉听话人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情况这一点上并无两样。

#### 4. 结语

笔者(2003, 2004)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认为“达界”是词尾“了”和句尾“了”的共性语法义。本文主要就这一说法的可行性以及句尾“了”的语气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先行研究一般把词尾“了”和句尾“了”的语法义解释为“实现”“完成”“变化”“新的信息”“新情况”“出现”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受句子结构、谓词语义特征、“了”的位置等的影响而实现的特定语法义。换言之,这些都是共性语法义“达界”在特定的句子中的具体表现。例如:当“了”被用于[S+V了+数量+O]这样的句子结构里时,它的语法义就可以理解为“实现”或“完成”。无疑这是受了句子结构和“了”的位置的影响。本文之所以把“了”的各种特定语法义归纳为“达界”,意在把“了”的特定语法义归入一个框架内。我们在一个

框架下,不仅可以对其特定语法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以适当的解释,而且对其边缘性的用法也可作为“达界”义的延伸,给以适当的解释。

先行研究把“了”分为词尾“了”、句尾“了”(或分为“了<sub>1</sub>”、“了<sub>2</sub>”)的理由之一就是词尾“了”不是语气词,而句尾“了”是语气词。但是,笔者发现句尾“了”与词尾“了”一样,都是用来表示事件内在的时间结构的标记,不直接表示语气。先行研究所说的语气均应看做由整个句子来实现的。至于句尾“了”最多是一个参与者。

#### 注释

- 1)本文在分析“了”的语法义时,采用刘勋宁(1988,1990)的说法,把粘附在动词后面的“了”叫做词尾“了”;把用在句末的“了”叫做句尾“了”。
- 2)本文把表示主体变化的动词叫做变化动词。
- 3)主体变化或客体变化一旦实现,其变化就必然终结。本文把这一现象叫做“终了界限达成”。终了界限达成是处于外在时间轴上的事件的内在时间特征。所以,应该说它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
- 4)整体性观察是对事件的内在时间特征的一种观察方式。它把事件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外部对其加以观察。
- 5)本文把事件起始阶段的内在的时间性界定叫做开始界限达成。
- 6)日语学界把「する/した」的形态称为“完成相”;把「している/していた」称为“继续相”。奥田(1993)「動詞の終止形(その1)p48」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让人深受启发,他说:「完成相の動詞は、限界へ到達した動作・変化とひとまとまりの動作を、その意味にいいあわすのである。ひとまとまりの動作は、完結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は、限界へ到達した動作でもある(完成相的动词表示界限达成的动作、变化和完整性的动作。完整性的动作,从已经完结这一点来看,也是界限达成的动作<下划线、译文,王>)」
- 7)金(2002,2003)重视句法条件对“了”的时体意义影响,有很多的新发现。他认为蕴含实现体的结束体和延续体,蕴含延续体的行为延续体和状态延续体等体义是由“了”和其他句法条件共同表现的。
- 8)请参看《实用现代汉语语法》p227,《现代汉语八百词》p318,刘勋宁(2001)〈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p73-74。
- 9)刘月华等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p209-228)一书中将词尾“了”和句尾“了”均看作动态助词。

### 主要参考文献（アルファベット順）

- 奥田靖雄(1977)アスペクトの研究をめぐって—金田一的段階—, 宮城教育大学, 『国語国文 8』。
- (1993)動詞の終止形その(1)(2)(3), 『教育国語』 2,9/12/13。
- 陈 刚(1985)关于“没V了<sub>1</sub>”式, 《中国语文》第5期。
- 陈 平(1988)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 《中国语文》总207期。
- 戴耀晶(1997)《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 高橋太郎(1985)『現代日本語動詞のアスペクトとテンス』, 秀英出版。
- 高橋弥守彦(2002)二つの“了”について,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アスペクト』, 白帝社。
- 工藤真由美(1995)『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とテキスト』, ひつじ書房。
- (1989)現代日本語のパーフェクトをめぐって, 『ことばの科学 3』。
- 龚千炎(1991)谈现代汉语时制和时态表达方式, 《中国语文》总223期。
- 郭 锐(1993)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 《中国语文》总237期。
- 胡裕树ら(1995)《动词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 黄伯荣等(1981)《现代汉语(上,下)》, 甘肃人民出版社。
- 金立鑫(1999)现代汉语“了”研究中“语义第一动力”的局限, 《汉语学习》第5期。
- (2002)词尾“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2003)“S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卢英顺(1991)谈谈“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区别方法, 《中国语文》总第223期。
- 吕叔湘(1942)《中国语法要略》, 商务印书馆1982再版。
-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 刘月华等(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刘勋宁(1988)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 《中国语文》第5期。
- (1990)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 《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1998)《现代汉语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1999)现代汉语的句子构造与词尾“了”的语法位置,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2000)答友人—关于语法分析的几个原则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2001)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马希文(1982)关于动词“了”的弱化形式/. Lou/, 《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 马庆株(1992)《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总248期。
- 史有为(2002)对“了<sub>1</sub>”的再认识,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アスペクト』, 日中対照言語学会, 白帝社。

- 王 力(1944)《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出版。
- 王学群(1998)アスペクトと動詞の分類,『語学教育研究論叢 15』,大東文化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
- (2003)〈说“了”〉,『語学教育研究論叢』第 20 号,大東文化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
- (2004)〈对“了”的一点私见〉,《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竟成主编,百家出版社
- (2004)〈浅谈现代日语时体研究〉,『語学教育研究論叢』第 22 号,大東文化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
- (2005)存在文における“V 着”と“V 了”について,『香坂順一先生追悼記念論文集』,光生館。
- (2007)『中国語の“V 着”に関する研究』,白帝社。
- 望月圭子(2000)汉语里的“完成体”,《汉语学习》第1期。
- 左思民(1999)现代汉语中“体”的研究《语文研究》总第70期。
- 张 黎(2000)《汉语范畴语法论集》,中国书店。
- 张济卿(1998)论现代汉语的时制与体结构,《语文研究》第3期。
- 张国宪(1998)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中国语文》总第267期。